

量罪记

剧中人物

文生梯奥 公爵

安哲鲁 公爵在假期中的摄政

埃斯卡勒斯 辅佐安哲鲁的老臣

克劳第奥 少年绅士

路西奥 纨绔子

两个纨绔绅士

伐里厄斯 公爵近侍

狱吏

汤麦斯 }
彼得 } 两个教士

陪审官

欧尔博 糊涂的差役

弗洛斯 愚蠢的绅士

邦贝 妓院中的当差

阿鲍生 刽子手

巴那丁 酗酒放荡的囚犯

依莎贝拉 克劳第奥的姊姊

玛丽安娜 安哲鲁的未婚妻
朱丽叶 克劳第奥的恋人
弗兰雪丝加 女尼
咬弗动太太 鸨妇
大臣，差役，市民，童儿，侍从等

地点

维也纳

第一幕

第一场 公爵宫廷中的一室

公爵，埃斯卡勒斯，群臣，侍从等上。

公爵 埃斯卡勒斯！

埃斯卡勒斯 有，殿下。

公爵 关于政治方面的种种机宜，我不必多向你絮说，因为我知道你在这方面的经验阅历，胜过我所能给你的任何指示；对于地方上人民的习性，以及布政施教的宪章，信赏必罚的律法，你也都了如指掌，比得上任何博学练达之士，所以我尽可信任你的才能，让你自己去适宜应付。我给你这一道诏书，愿你依此而行。（以诏书授埃斯卡勒斯）来人，去唤安哲鲁过来。（一侍从下）你看：他这人能不能代理我的责任？因为我在再三考虑之下，已经决定当我出巡的时候，叫他摄

理政务；他可以充分享受众人的畏惧爱敬，全权处置一切的事情。你以为怎样？

埃斯卡勒斯 在维也纳地方，要是有人值得受这样隆重的眷宠恩荣，那就是安哲鲁大人了。

公 爵 他来了。

安哲鲁上。

安哲鲁 听见殿下的召唤，小臣特来恭听谕令。

公 爵 安哲鲁，在你的生命中有一种与众不同的地方，使人家一眼便知道你的全部的为人。你自己和你所有的一切，倘不拿出来贡献于人世，仅仅一个人独善其身，那实在是一种浪费。上天生下我们，是要把我们当作火炬，不是照亮自己，而是普照世界；因为我们的德行倘不能推及他人，那就等于没有一样。一个人有了才华智慧，必须把它用在有益的地方，否则他就和一个庸碌凡愚之人毫无差别；造物是一个工于算行的女神，她所给与世人的每一分才智，都要受赐的人知恩感激，加倍报答。可是我虽然这样对你说，也许我倒是更应该受你教益的；所以请你受下这道诏书吧，安哲鲁；（以诏书授安哲鲁）当我不在的时候，你就是我的全权代表，你的片言一念，可以决定维也纳人民的生死，年高的埃斯卡勒斯虽然先受到我的嘱托，他却是你的辅佐。

安哲鲁 殿下，当您还没有在我这块顽铁上面打下这样光荣伟大的印记之前，最好请您先让它多受一番试验。

公 爵 不必推托了，我在详细考虑之后方才决定选中了你，所以你可以受之无愧。我因为此行很是匆促，对于一

切重要事务不愿多加过问。我去了以后，随时会把我在外面的一切情形写信给你；我也盼望你随时把这儿的情形告诉我。现在我们再会吧，希望你们好好执行我的命令。

安哲鲁 可是殿下，请您容许我们为您壮壮行色吧。

公爵 我急于动身，这可不必了。你在代我摄政的时候，尽管放手干去，不必有什么顾虑；你的权力就像我自己一样，无论是需要执法从严的，或者不妨衡情宽恕的，都凭着你的判断执行。让我握你的手。我这回出行不预备给大家知道；我虽然爱我的人民，可是不愿在他们面前铺张扬厉，他们热烈的夹道欢呼，虽然可以表明他们对我的好感，可是我想这种表面上的做作，未必便是真情实感的流露。再会吧！

安哲鲁 上天保佑您一路平安！

埃斯卡勒斯 愿殿下早日平安归来！

公爵 谢谢你们，再见！（下）

埃斯卡勒斯 大人，我想请您准许我跟您开诚布公地谈一下，我必须知道我自己的地位，主上虽然付我以重托，可是我还不曾明白我的权限是怎样。

安哲鲁 我也是一样。让我们一块儿回去彼此商议商议吧。

埃斯卡勒斯 敬遵台命。（同下）

第二场 街道

路西奥及二绅士上。

路西奥 我们的公爵和别的公爵们要是跟匈牙利国王谈判不成功，那么这些公爵们要一致向匈牙利国王攻击了。

绅士甲 上天赐我们和平，可是让匈牙利国王得不到太平！

绅士乙 阿们！

路西奥 你倒像那个虔敬的海盗，带着十诫出去航海，可是把其中的一诫涂掉了。

乙 是“不可偷盗”那一诫吗？

路西奥 对了，他把那一诫涂掉了。

甲 是啊，有了这一诫，那简直是打碎了船长和他们这一伙的饭碗，他们出去就是为了偷窃人家的财物。那一个当兵的人在饭前感恩祈祷的时候，愿意上帝给他和平？

乙 我就没有听说过那个兵士不喜欢和平。

路西奥 我相信你没有听说过，因为你从来没有到过在饭前祈祷的地方。

乙 什么话？至少也去过十来次。

甲 啊，你也听说过有韵的祈祷文吗？

路西奥 长短短短各国语言的祈祷他都听说过。

甲 我想他不论什么宗教的祈祷都听说过。

路西奥 对啊，宗教尽管不同，祈祷总是祈祷；这就好比你尽管祈祷，总是一个坏人一样。

甲 嘿，我看老兄也差不多吧。

路西奥 瞧，瞧，我们那位消灾解难的太太来了！我这一身毛病都是在她家里买来的。

咬弗动太太上。

甲 久违了！您的屁股上那一面疼得厉害？

咬弗动太太 哼，哼，那边有一个人给他们捉去关在监牢里了，像你们这样的人，要五千个才抵得上他一个呢。

乙 请问是谁啊？

咬弗动太太 嘿，是克劳第奥大爷哪。

甲 克劳第奥关起来了！那有此事！

咬弗动太太 嘿，可是我亲眼看见他给人捉住抓了去，而且就在三天之内，他的头要给宰下了呢。

路西奥 别说笑话，我想这是不会的。你真的知道有这样的事吗？

咬弗动太太 千真万真，原因是他叫朱丽叶小姐有了身孕。

路西奥 这倒有几分可能。他约我在两点钟以前和他会面，到现在还没有来，他这人是从不失信的。我们还是去打听打听吧。（路西奥及二绅士下）

咬弗动太太 打仗的打仗去了，上绞刑架的上绞刑架去了，本来有钱的穷下来了，我现在弄得没有主顾上门啦。

邦贝上。

咬弗动太太 喂，你有什么消息？

邦 贝 那边有人给抓了去坐牢了。

咬弗动太太 他干了什么事？

邦 贝 关于女人的事。

咬弗动太太 可是他犯的什么罪？

邦 贝 他在禁河里摸鱼。

咬弗动太太 怎么，谁家的姑娘跟他有了身孕了吗？

邦 贝 是呀，您还没有听见官府的告示吗？

咬弗动太太 什么告示？

邦 贝 维也纳近郊的妓院一律封闭。

咬弗动太太 城里的怎么样呢？

邦 贝 那是要留着传种的；它们本来也要封闭，幸亏有人说

情。

咬弗动太太 那么咱们在近郊的院子都要关门了吗？

邦 贝 是啊。

咬弗动太太 暖哟，这世界真是变了！我可怎么办呢？

邦 贝 您放心吧，好讼师总是有人请教的，您可以迁地为良，重操旧业，我还是做您的当差。别怕，您侍候人家辛苦了这一辈子，人家总会可怜您照应您的。

咬弗动太太 那边又有什么事啦？咱们退后一步吧。

邦 贝 狱官带着克劳第奥大爷到监牢里去啦，后面还跟着朱丽叶小姐。（咬弗动太太、邦贝同下）

狱吏，克劳第奥，朱丽叶及差役等上。

克劳第奥 官长，你为什么要带着我这样游行全城，在众人面前羞辱我？快把我带到监狱里去吧。

狱 吏 我也不是故意要你难堪，这是安哲鲁大人的命令。

克劳第奥 威权就像是一尊天神，使我们在犯了过失之后必须受到重罚；它的命令是天上的纶音，临到谁的身上就没法反抗。可是我这次的确是咎有应得。

路西奥及二绅士重上。

路西奥 暖哟，克劳第奥！你怎么戴起镣铐来啦？

克劳第奥 因为我有太多的自由，我的路西奥。过度的饱食有伤胃口，毫无节制的放纵，结果会使人失去了自由。正像饥不择食的饿鼠吞咽毒饵一样，人为了满足他的天性中的欲念，也会饮鸩止渴，送了自己的性命。

路西奥 我要是也像你一样，到了吃官司的时候还会讲这么一番大道理，那么我宁可做一个自由自在的蠢物。你犯的是什么罪，克劳第奥？

克劳第奥 何必说起，说出来也是罪过。

路西奥 什么，是杀了人吗？

克劳第奥 不是。

路西奥 是奸淫吗？

克劳第奥 就算是吧。

狱吏 别多说了，去吧。

克劳第奥 官长，让我再讲一句话吧。路西奥，我要跟你说
话。（把路西奥扯至一旁）

路西奥 只要是对你有好处的，你尽管说吧。官府把奸淫罪看
得如此认真吗？

克劳第奥 事情是这样的：我因为已经和朱丽叶互许终身，和
她发生了关系。你是认识她的；她就要成为我的妻
子，不过没有举行表面上的仪式而已，因为她还有一
注嫁奁在她亲友的保管之中，我们深恐他们会反对我
们的相爱，所以暂守秘密，等到那注嫁奁正式到她自
己手里的时候，方才举行婚礼，可是不幸我们秘密的
交欢，却在朱丽叶身上留下了无法遮掩的痕迹。

路西奥 她有了身孕了吗？

克劳第奥 正是。现在这个新任的摄政，也不知道是因为不熟
悉向来的惯例；或是因为初掌大权，为了威慑人民起
见，有意来一次下马威；或是因为他的严刑酷治，执
法无私，使我误蹈网罗，可是他已经把这十九年来的
束诸高阁的种种惩罚，重新加在我的身上了。他一定
是为了要博取名誉才这样做的。

路西奥 我相信一定是这个缘故。现在你的一颗头颅搁在你的
肩膀上，已经快要摇摇欲坠了，一个挤牛奶的姑娘在

思念情郎的时候，也会叹一口气把它吹下来的。你还是想法叫人追上公爵向他求情开脱吧。

克劳第奥 这我也试过，可是不知道他究竟在什么地方。路西奥，我想请你帮我一下忙。我的姊姊今天要进庵院修道受戒，你快去把我现在的情形告诉她，代我请求她向那严厉的摄政说情。我相信她会成功，因为在她的青春的魅力里，有一种无言的辩才，可以使男子为之心动；当她在据理力争的时候，她的美妙的辞令更有折服他人的本领。

路西奥 我希望她能够成功，因为否则和你犯同样的毛病的人，大家都要惴惴自危，未免太教爱好风流的人丧气；而且我也不愿意看见你为了一时玩耍，没来由送了性命。我就去。

克劳第奥 谢谢你，我的好朋友。

路西奥 两点钟之内给你回音。

克劳第奥 来，官长，我们去吧。（各下）

第三场 寺院

公爵及汤麦斯神父上。

公爵 不，神父，别那么想，不要以为爱情的微弱的箭簇会洞穿一个完整的胸膛。我所以要请你许我秘密相见的用意，并不是因为我有一般年青人那种燃烧着的情热，而是为了另外更严肃的事情。

汤麦斯 那么请殿下告诉我吧。

公爵 神父，你是最知道我的，你知道我多么喜爱恬静隐退的生活，而不愿把光阴消磨在少年人奢华糜费争强斗

胜的所在。我已经把我的全部权力交给安哲鲁，——他是一个持身严谨屏绝嗜欲的君子，——叫他代理我治理维也纳。他以为我是到波兰去了，因为我向外边是这样透露着，大家也都是这样相信着。神父，你要知道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吗？

汤麦斯 我很愿意知道，殿下。

公爵 我们这儿有的是严峻的法律，对于放肆不驯的野马，这是少不了的羁勒，可是在这几十年来，我们却把它当作具文，就像一头蛰居山洞久不觅食的狮子，它的爪牙全然失去了锋利。溺爱儿女的父亲倘使把藤鞭束置不用，仅仅让它作为吓人的东西，到后来它就会被孩子们所藐视而不再对它生畏。我们的法律也是一样，因为从不施行的缘故，变成了毫无效力的东西，胆大妄为的人，可以把它恣意玩弄；正像婴孩子殴打他的保姆一样，法纪完全荡然扫地了。

汤麦斯 殿下可以随时把这束置不用的法律实施起来，那一定比交给安哲鲁大人执行更能令人畏服。

公爵 我恐怕那样也许会叫人过分畏惧了。因为我对于人民的放纵，原是我自己的过失；罪恶的行为，要是姑息纵容，不加惩罚，那就是无形的默许，既然准许他们这样做了，现在再重新责罚他们，那就是暴政了。所以我才叫安哲鲁代理我的职权，他可以凭藉我的名义重整颓风，可是因为我自己不在其位，人民也不致对我怨谤。一方面我要默察他的治绩，预备装扮作一个贵宗的僧侣，在各处巡回察访，不论皇亲国戚或是庶民，我都要一一访问。所以我要请你借给我一套僧

服，还要有劳你指教我一个教士所应有的一切行为举止。我这样的行动还有其他的原因，我可以慢慢告诉你，可是其中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安哲鲁这人平日拘谨严肃，从不承认他的感情会冲动，或是面包的味道胜过石子，所以我们倒要等着看看要是权力能够转移人的本性，那么世上正人君子的究竟面目是怎样的。（同下）

第四场 尼院

依莎贝拉及弗兰雪丝加上。

依莎贝拉 那么你们做尼姑的没有其他的权利了吗？

弗兰雪丝加 你以为这样的权利还不够吗？

依莎贝拉 够了够了；我这样说并不是希望更多的权利，我倒希望我们皈依圣克来阿的姊妹们，应该守持更严格的戒律。

路西奥（在内）喂！上帝赐平安给你们。

依莎贝拉 谁在外面喊叫？

弗兰雪丝加 是个男人的声音。好依莎贝拉，你把钥匙拿去开门，问他有什么事，你可以去见他，我却不能，因为你还没有受戒。等到你立愿修持以后，你就不能和男人讲话，除非当着院长的面前；而且讲话的时候，不准露脸，露脸的时候不准讲话。他又在叫了，请你就去回答他吧。（下）

依莎贝拉 平安如意！谁在那里叫门？

路西奥上。

路西奥 愿你有福，姑娘！我看你脸上的红晕，就知道你是个

童贞女。你可以带我去见见依莎贝拉吗？她也是在这儿修行的，她有一个不幸的兄弟叫克劳第奥。

依莎贝拉 请问您为什么要说“不幸的兄弟”？因为我就是他的姊姊依莎贝拉。

路西奥 温柔美丽的姑娘，令弟叫我向您多多致意。废话少说，令弟现在已经下狱了。

依莎贝拉 噯哟！为了什么？

路西奥 假如我是法官，那么为了他所干的事，我不但不判他罪，还要大大地褒奖他哩。他跟他的女朋友要好，她已经有了身孕啦。

依莎贝拉 先生，请您少开玩笑吧。

路西奥 我说的是真话。虽然我惯爱跟姑娘们搭讪取笑，乱嚼舌头，可是您在我的心目中是崇高圣洁，超世绝俗的，我在您面前就像对着神明一样，不敢说半句谎话。

依莎贝拉 您这样取笑我，未免太亵渎神圣了。

路西奥 请您别那么想。简简单单确确实实是这么一回事：令弟和他的爱人已经同过床了。万物受过滋润灌溉，就会丰盛饱满，种子播了下去，一到开花的季节，荒芜的土地上就会变成万卉争荣；令弟的辛苦耕耘，也已经在她的身上结起果实来了。

依莎贝拉 有人跟他有了身孕了吗？是我的妹妹朱丽叶吗？

路西奥 她是您的妹妹吗？

依莎贝拉 是我的义妹，我们是同学，因为彼此相亲相爱，所以姊妹相称。

路西奥 正是她。

依莎贝拉 啊，那么让他跟她结婚好了。

路西奥 问题就在这里。公爵突然离开本地，许多人都准备痛痛快快地玩它一下，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个；可是我们从熟悉政界情形的人们那里知道，公爵这次的真正的目的。完全不是他向外边所宣布的那么一回事，代替他全权综持政务的是安哲鲁，这个人的血就像冰雪一样冷，从来不觉得感情的冲动，欲念的刺激，只知道用读书克制的工夫锻炼他的德性。他看到这里的民风习于淫佚，虽然有严刑峻法，并不能使人畏惧，正像一群小鼠在睡狮的身旁跳梁无忌一样，所以决心重整法纪；令弟触犯刑章，按律例应处死刑，现在给了他捉去，正是要杀一儆百，给众人看一个榜样。他的生命危在旦夕，除非您肯去向安哲鲁婉转求情，也许有万一之望；我所以受令弟之托前来看您的目的，也就在于此。

依莎贝拉 他一定要把他处死吗？

路西奥 他已经把他判罪了，听说处决的命令已经下来。

依莎贝拉 唉！我有什么能力能够搭救他呢？

路西奥 尽量运用您的全力吧。

依莎贝拉 我的全力？唉！我恐怕——

路西奥 疑惑足以败事，一个人往往因为遇事畏缩的缘故，失去了成功的机会。到安哲鲁那边去，让他知道当一个少女有什么恳求的时候，男人应当像天神一样慷慨；当她长跪哀吁的时候，无论什么要求都应该毫不迟疑地允许她的。

依莎贝拉 那么我就去试试看吧。

路西奥 可是事不宜迟。

依莎贝拉 我马上就去；不过现在我还要去关照一声院长。谢谢您的好意，请向舍弟致意，事情成功与否，今天晚上我就给他消息。

路西奥 那么我就告别了。

依莎贝拉 再会吧，好先生。（各下）

第二幕

第一场 安哲鲁府中厅堂

安哲鲁，埃斯卡勒斯，陪审官，狱吏，差役及其他侍从上。

安哲鲁 我们不能把法律当作吓鸟用的稻草人，让它安然不动地矗立在那边，鸟儿们见惯以后，会在它顶上栖息而不再对它害怕。

埃斯卡勒斯 是的，可是我们的刀锋虽然要锐利，操刀的时候却不可大意，略伤皮肉就够了，何必一定要致人于死命？唉！我所要营救的这位绅士，他有一个德高望重的父亲。我知道你在道德方面是一丝不苟的，可是你要是想到当你在感情用事的时候，万一时间凑合着地点，地点凑合着你的心愿，或是你自己任性的行动，可以达到你的目的，那时候也许你会犯下和他同样的过失，那么你会不会像你现在判决他一样，把法律运用到你自己的身上呢？

安哲鲁 受到引诱是一件事，埃斯卡勒斯，堕落又是一件事。

我并不否认，在宣过誓的十二个陪审员中间，也许有一两个盗贼在内，他们所犯的罪，也许比他们所判决的犯人所犯的更重；可是法律所追究的只是公开的事实，审判盗贼的人自己是不是盗贼，却是法律所不问的。我们俯身下去拾起掉在地上的珠宝，因为我们的眼睛看见它；可是我们没有看见的，就毫不介意，而践踏过去。你不能因为我也犯同样的过失而企图轻减他的罪名，可是你应该告诉我，我曾经在什么时候犯过这样的罪，那么我就可以判决自己的死刑，谁也不能为我从中缓颊。他必须死。

埃斯卡勒斯 既然如此，就照你的意思吧。

安哲鲁 狱官在哪里？

狱吏 有，大人。

安哲鲁 明天早上九点钟把克劳第奥处决；让他先在神父面前忏悔一番，因为他的生命的旅途已经完毕了。（狱吏下）

埃斯卡勒斯 上天饶恕他，也饶恕我们众人！也有犯罪的人飞黄腾达，也有正直的人负冤含屈；十恶不赦的也许逍遥法外，一时失足的反而铁案难逃。

欧尔博及若干差役牵弗洛斯及邦贝上。

欧尔博 来，把他们抓去。这种人什么事也不做，只晓得在窑子里鬼混，假如他们可以算是社会上的好公民，那么我也不知道什么是法律了。把他们抓去！

安哲鲁 喂，你叫什么名字？吵些什么？

欧尔博 禀老爷，小的是公爵老爷手下的一名差役，名字叫做欧尔博。这两个穷凶极恶的好人，要请老爷秉公发

落。

安哲鲁 好人！呸，他们是什么好人？他们不是坏人吗？

欧尔博 禀老爷，他们是好人是坏人小的也不大明白，总之他们不是好东西，完全不像一个亵渎神圣的好基督徒。

埃斯卡勒斯 好一个聪明的差役，越说越玄妙了。

安哲鲁 说明白些，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你叫欧尔博吗？你干什么不说话了，欧尔博？

邦 贝 老爷，他不会说话，他是个哑吧。

安哲鲁 你是什么人？

欧尔博 他吗，老爷？他是个妓院里的当差，他在一个坏女人那里做事，她的屋子在近郊的都给封起来了；现在她又开了一个窑子，我想那也不是好地方。

埃斯卡勒斯 那你怎么知道呢？

欧尔博 禀老爷，那是因为我的老婆，我当着天在您老爷面前发誓，我恨透了我的老婆，——

埃斯卡勒斯 啊，这跟你老婆有什么相干？

欧尔博 是呀，老爷，谢天谢地，我的老婆是个规矩的女人。

埃斯卡勒斯 所以你才恨透了她吗？

欧尔博 我是说，老爷，这一家人家倘不是窑子，我就不但恨透我的老婆，而且我自己也是狗娘养的。

埃斯卡勒斯 你怎么知道他家是个窑子？

欧尔博 那都是因为我的老婆，老爷。她倘不是个天生规矩的女人，那么说不定在那边什么和奸略诱不干不净的都做出来了。可是她瞧不起他们，她把唾沫吐在他的脸上。

邦 贝 禀老爷，他说得不对。

欧尔博 你是个好人，你就是向这些混帐东西说说看我怎么说得不对。

埃斯卡勒斯 （向安哲鲁）你听他说的话多么颠颠倒倒。

邦 贝 老爷，她进来的时候凸起一个大肚子，嚷着要吃煮熟的梅子，那时我们屋子里就只剩两颗梅子，放在一只果碟里，那碟子是三便士买来的，您老爷大概也看见过这种碟子，不是磁碟子，可也是很好的碟子。

埃斯卡勒斯 算了算了，别尽碟子碟子地闹个不清了。

邦 贝 是，老爷，您说得一点不错。言归正传，我刚才说的，这位欧尔博奶奶因为肚子里有了孩子，所以肚子凸得高高的；我刚才也说过，她嚷着要吃梅子，可是碟子里只剩下两颗梅子，其余的都给这位弗洛斯大爷吃去了，他是规规矩矩会过钞的。弗洛斯大爷，您给了我三便士，现在我可不能还您了。

弗洛斯 不，你不用还我了。

邦 贝 那么很好，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您正在那儿磕着梅子的核儿。

弗洛斯 不错，我正在那里磕梅子核儿。

邦 贝 很好，您还记得吗？那时候我对您说，某某人某某人害那种病，一定要当心饮食，否则无药可治。

弗洛斯 你说得一点不错。

邦 贝 很好，——

埃斯卡勒斯 废话少说，你这讨厌的傻瓜！究竟你们对欧尔博的妻子做了些什么不端之事，他才来控诉你们？快快从实说来。

邦 贝 老爷，您可别性急，等我慢慢地讲下去。我先要请老